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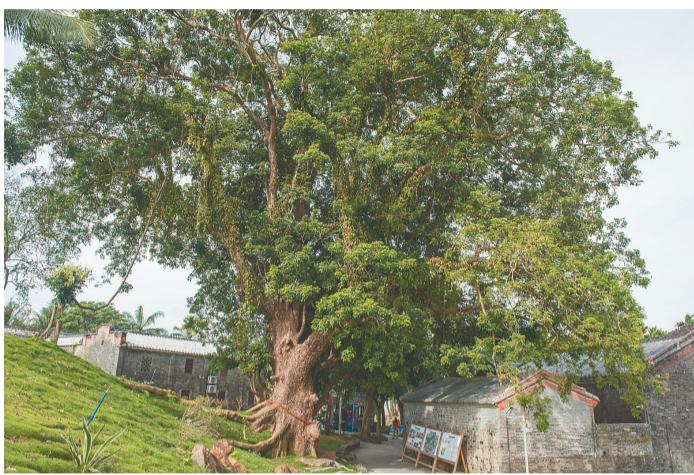


『长寿树』重阳木

遮阴抗风总相宜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

2014年的“威马逊”和2024年的“摩羯”这两个超强台风，重创了海南岛北部不少地区，不但那些老旧的瓦房被刮倒，就连一些大树都被连根拔起……然而，作为海口市行道树之一的重阳木，几乎都安然无恙，不为飓风所动。今年的重阳节是10月29日，不妨来说一说重阳木这广泛分布、可能与重阳节有关的乡土树种。



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蔡家宅旁的一株重阳木古树。蒙钟德 摄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曾在五指山水满河边的栈道上，看到一株高约15米、两人无法环抱的重阳木，其树冠参天，仿佛在与周边的高大乔木争夺阳光，褐色的树干上皲裂的树皮，好比历经沧桑的老农人的双手。

旧时，海南人会将自然生长的、成材的重阳木用于建造房屋、制作家具和制造船只。其中，造船的木材除了重阳木，还有母生等海南本土树种，它们在海水中长年浸泡之后，愈发坚实，哪怕船只报废，船体的材质依然可用。近年来，海南多地就用老船木来制作桌椅、书架等家具或文创产品，一度风靡一时，这里头就有重阳木的身影。

如今，由于环保意识的强化和新型材料的出现，人们不再滥伐大树，包括重阳木在内的很多古树名木得以保存下来，成为街区和村寨的自然、人文景观。

在海南岛东部的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“海南侨乡第一宅”——蔡家宅的旁边，有一株高约30米、树围9米开外的重阳木，经专家鉴定已有800多年的树龄，是迄今为止海南发现的树龄最大的重阳木。

重阳木虽是海南的乡土树种，但不是海南特有树种，却是中国特有树种，它不仅在大海之南随处可见，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份均有分布。关于它名字的由来，我国民间有多种说法：一说是古人重阳登高时，常在其树下歇息，甚是喜悦，因而名之；一说因为它一般在重阳节前后开始落叶，树上挂着累累硕果；一说它长得慢而寿命长，就像长寿的老人……

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传播，最近几年我国各地发现的重阳古木，很快就会被公众知晓。除了两广、两湖、江浙，北至河南郑州，东至台湾台北等地，都有过关于重阳木古树的报道。最

富有人文意蕴的，要数江西修水双井村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黄庭坚（1045—1105）故居旁的两棵重阳木，一雄一雌，经考证为黄庭坚幼年读书时所栽种，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

据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等文献资料介绍，重阳木雌雄异株，原产地为陕西秦岭，在向大半个中国迁徙的过程中，逐渐养成了喜光、耐旱、耐水湿、耐瘠薄和抗风耐寒等特性，生命力顽强，一般生长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地林中，每年花期4月至5月，果期10月至11月，果实为球形浆果，直径在5毫米至7毫米之间。

重阳木的繁殖能力也极强，种子萌芽率接近90%，可借风力传播到1200米以外的地方。

重阳木的果实跟龙眼树的果子，形状和大小都很相似，也可以食用，只是口感酸涩，并不好吃，却是鸟儿们口中的美味佳肴。民间倒是有将重阳木果实用于酿酒或入药的先例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重阳木“消肿解毒”，可用于行气活血。民间医生将其根部用于治疗感冒发热、咽痛失声，树皮和树叶用于医治风湿骨痛、脓疮和无名肿毒等。

重阳木还有多个别名，茄冬、乌杨、水枧木等，是大戟科秋枫属高大乔木，其拉丁学名为 Bischofia polycarpa。

除了抗风能力强、用途广，甚至可入药，重阳木的遮阳效果也是可圈可点的。

试想炎炎烈日之下，走在有大树遮阴的道路上，或将爱车停在有浓郁绿荫遮蔽的车位，都是很有幸福感的。因此，城市绿化建设所选的行道树种，一般都首选树冠够大、遮阳能力强的，尤其是在长夏无冬的海南岛。

其实，重阳木作为行道树，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。据考证，

早在唐代，长安城的“槐荫道”就是将重阳木与国槐混合栽种，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；北宋时期，重阳木被列为“五等行道木”之首，《营造法式》一书盛赞重阳木“叶密如盖，经冬不凋”。

不过，《营造法式》可能将重阳木与其“近亲”、拉丁学名为 Bischofia javanica 的秋枫（不同于无患子科槭属的各种枫树）混为一谈了，因为秋冬落叶与否，正是二者最大的区别，尽管它们都属于大戟科秋枫属，外形都高度相似。

海口市火山口大道两旁的绿化大树，便以重阳木和秋枫为主，终点火山口公园的登山道和餐饮、休闲区，也以这两种高大乔木作为景观树种。此外，海口市滨江路、凤翔路、国兴大道等道路，都能看到重阳木和秋枫，在刚刚告别的酷夏里，尤其能给市民、游客带来美感与清凉。

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琼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对于道路和园林景观，重阳木等乡土树种要比外来树种更有优势，不但生命力顽强，易种易活成本低，也不会造成物种入侵等生态隐患；至于重阳木的药用价值，除了传统和民间的利用经验，还有待深入挖掘、研究和试验。

与椰子、三角枫等海南乡土树种一样，重阳木也是“全身是宝”的高大乔木。圆

酷似龙眼的重阳木果实。
资料图

五指山热带雨林栈道上的一株参天重阳木。

陈耿 摄